

·散文地理·

三上茶花岭

□潘家定

第一次上茶花岭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正上初二,因当时形势需要,学校组织学生野营拉练,选择的路线中有翻越茶花岭。时值初夏,山川田野生机盎然,郁郁葱葱。翻越茶花岭必须经过董村,而我们就有一个同学家住在董村。记得我们踏着溪流上的几块木板,从他家门前经过时,水如银子般在木板下哗哗地淌着,那是从茶花岭上下的水,清澈见底。他家境好像不错,是一栋半旧的瓦屋,里面有些摆设。茶花岭就在他家前面不远,我们沿着茂林中的小路,一个接着一个向岭上攀去。队伍的前头由几个解放军战士带路,还飘扬着红旗。我们都是十四、五岁的少年,个个神采飞扬,原本宁静的山谷一下子热闹起来。登上茶花岭后,解放军战士吹响了军号,队伍作了小憩。这次登茶花岭,给我留下了绿色、山谷、军号和红旗的印象。这是一次憧憬之旅,也是一次懵懂之旅。



劳动者(油画) □刘德勇 作

·心扉·

你好,“五·一小长假”

□程多宝

上班族,单位家庭两点一线,一周五个工作日沿路之上,映入眼帘的多是重复风景。即便春花秋月,也是视觉疲劳,说白了就是一个复制粘贴。新年那会,隆冬刚过,凉意却不知羞耻地赖着不走,让心情耷拉着翅膀……

这不,早春打了个盹,清明伸过了小蛮腰,“五·一小长假”来了,一连四天的春和景明,去哪里让心灵飞一把?

你好,“五·一小长假”!

首选远方,有风景的才叫远方,远方有诗,那才惬意,还是喝令“苟且”一边玩去的惬意。于是,职场小鲜肉们蠢蠢欲动,网住旅游攻略大全“度假”,一时间键盘噼里叭啦好不热闹,下班路上一溜神洒下一串笑声,仿佛随手丢落的银铃,让春的琴键弹出一阵子泉水叮咚。没准,是钢蹦们欢跳吧?哈,有点像是,钢蹦族在口袋里翻着浪花,挤破头地想扎堆放飞,有啥不好?也许不是,如今出门还带现钞?哪怕那一张张红红的顶级面额大钞,也没有揣只“apple-7”或是华为、小米之类,那个潇洒那个酷。

别介,哥们闪了,浪迹天涯呢。怎么了?就是一个潮,微信、支付宝、转账、刷卡……付款方式多了嗨了,不就是来个假日游么?啥年代了,还心疼那个无形的钱包?

其次呢,估计有一部分上班族选择与家人团聚。这部分有了些工龄,更多的是有了一把皱纹。不信打个赌!平常小区里泊车是个难事,一到“五·一小长假”,哪里的车位不是空闲一大半?“借问私车何处有,牧童遥指新农村……”不就是花钱么?钱是一汪水,这里流向那里,百折千回。亲情可不也是?一家几口,收拾得一色新刷刷,满脸的阳光灿烂,满心的岁月静好,浩浩荡荡“杀”向父老乡亲。往日闭塞生出一股锈味的快乐老家,这时有了一场“春节版乡间风情”大回放。“爷娘闻女来,出郭相扶将;阿姊闻妹来,当户理红妆;小弟闻姊来,磨刀霍霍向猪羊……”非也,如今春节一过,饱满的村庄即成空壳,哪有什么兄弟磨刀?怎么办?那就凉抖。去一趟菜市场,甚至网购,一车顺风下去,父母亲大人劳驾劳驾,厨房里忙开算啦。

去了远方的,闹不好堵车塞车,那份提心吊胆,估计与西天取经的唐三藏有得一拼。年年出门,免不了拼,可偏偏还得拼。国人嘛,喜欢扎堆也是常态,君不见那么多出境旅游的,哪个空手还乡?整个就是一个“购购”大军,恨不得把外国商店迁徙到自家阳台,管他能不能用得上;拼,就是图热闹,“今年过年不收礼,宣城处处讲禁放。”好不容易捱了个平静的年,浪花都没翻动一层,这下来了个“五·一小长假”,怎么说也得疯一把,不疯不狂不青春。“白日放歌须纵酒,青春作伴好还乡。”当年那么愤世嫉俗的杜老爷子,不也“老夫聊发少年狂,左牵黄,右擎苍……”咱们呢,啥也不牵啥也不擎,就在宣城本地逛一圈兜个风,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偌大的地级市,12340平方公里,这5个阿拉伯数字一路排着,那么养眼那么顺当,还有7个县市区各大旅游景点,以前走过了也可以来个温故而知新,拍几张图录几段视频,再转个群发回圈抖音什么的……怎么过,也是应了那首歌:“让我们红尘作伴活的潇潇洒洒,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;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,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……”

鲜衣怒马,诗酒年华。哈,一个扑面而来几乎要撞我一个满怀的“五·一小长假”,真的来了。这是一个以“劳动的名义”命名的小长假,咱可不能只图享乐而忘了劳动。不管怎么说,至少要有一次有意义的劳动,劳动创造了人嘛。

比如说,精心读一部想读的书;或者,认真做一件想做的事。

正思索着,“五·一小长假”说来就来。许是顺应民生,今年比往年多了一天。四天,不长也不短,周边春光融融,够我们好好折腾啦。

你好,“五·一小长假”!

想不到时隔三十多年,我又一次上了茶花岭。那是和几个朋友一道,时值初秋,还是从原来的路线走,沿途印象记不清了,董村也没留下什么特别印象,只记得上岭后,树木茂盛,一片葱郁。虽是骄阳如火,但岭上地势平坦开阔,清风徐来,倒还觉得凉爽痛快。我们寻找找到了一些残壁断垣,还到岭上的绝壁处,欣赏了石抱树、树抱石的奇特风景。此次登茶花岭,虽然事先对茶花岭的历史作了粗略的了解,但终究还是走马观花,未及细看,因而茶花岭也就未真正入脑,只留下模模糊糊的荒芜印象。但比上一次还是前进了一步,心里留下了一个念想,下次肯定还要再来。

真的又再来了。今年春节的第二天,我早早地约了朋友,一大早从宣城出发,天公又作美,送给了我们一个久违的晴天。赶到董村时,太阳恰好爬上山峰,耀眼的阳光照进家家户户,早起的人们忙着在门前扫地,燃过的鞭炮纸屑在路边一堆堆摆放着,不时飘过扑鼻的香味,小山村温暖、宁静而又祥和。我们把车停好,稍稍停留后,便顺着那条小道向茶花岭攀登。一路上没有人,还是溪流在潺潺流着,水清澈见底,山区的早晨露水重,路边的小草很快打湿了我们的鞋帮。走了很长一段后,刚拐过一个弯,见到太阳了,一缕缕阳光尽情地射入高大的树林,人顿觉提神,但四周依然寂静无声。快到岭上时,前面传来人语声,及近才知道,原来是岭上的老僧人送香客下山,老僧人很客气,说他一会儿就回来。而我们则在穿过一片竹林后,登上了茶花岭。

林后,登上了茶花岭。

山风悠悠,树林空空,茶花岭上依旧一片沉寂,只有偶尔传来枝折的声响。好在此次登茶花岭,我事先作了比较充足的功课,正是这种沉寂和空荡,使我愈发感觉到这座岭的厚重和累积,悠悠山风似乎带着不可名状的忧愁,从历史的深处缓缓吹来,默默诉说着茶花岭久远的不为人知的繁华和辉煌。我可能根本上不知晓茶花岭,虽然上来两次了,但从未踏进它尘封一般的境地,对我来说,它可能就是一个永远的谜。要知道,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岭,它曾经扼宣城东南乡交通之要道,岭上罕见平地一块,东有崇岭依偎,西有水阳江俯瞰,南北则通透开阔,视野辽远,且有一个“洞挂洞”常年流水,因而很早就有先人居住。四面八方山民也慢慢在这里交易各种山货物品,渐渐地形成了集市,在唐初就已具有一定的规模,至元末达到了巅峰。后元末天下大乱,烽火遍地,朱元璋部与陈友谅在此大战一场,盛极一时的茶花岭街市悉数毁于战火,荡然无存。茶花岭败落后,岭上的商家纷纷出逃,随后出现了宣城的水东镇和孙埠镇。至于茶花岭名称的由来,笔者倒倾向于这座山岭上曾遍种山茶,每当花季的时候,岭上处处茶花盛开,灿如云锦,故名茶花岭。

“茶花岭实在太寂寞了,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好看的了,我们还是走吧!”朋友一连催我几次。“是的,过去了,一切都永远过去了!”我若有所思。眼前的茶花岭如睡去一般,清冷空荡,沉默无语,老僧人早已回来了,我与他聊了一

会儿,也未有更多的线索和答案,只好辞别,我的心也空空如已。曾经人声鼎沸的茶花岭神奇般的消失了,消失的是如此之快,如此的彻底,以至竟没有留下片言只字,也没有亲历者的口口相传,茶花岭究竟是如何消失的?消失后人又都到哪里去了?

转身正准备下岭去,我忽然间有了另一种感觉,一种热血沸腾般的兴奋感觉。记得在董村小憩时,我几乎认不出它来了,从山外进来的公路蜿蜒前行,一直通到村子靠近茶花岭的一头。董村家家户户矗立着漂亮的两层或三层小楼房,门前院内停放着自家的小汽车。我应一家主人的邀请,还到他家看了看,他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,家里宽敞明亮,一尘不染,彩电、冰箱、空调和组装家具一应俱全,与城里人家无异。客厅的方桌上,摆满了从超市里采购的各种精美食品。在与主人的简短交谈中,我感觉到他的心理上再也没有对城里人的羡慕,他觉得城里人有的他也有,当个农民没有什么不好,倒是很自豪,他开玩笑地说:“你们城里人现在倒羡慕我们呢!”新一代农民这种内心的变化和自信,真让我有点始料未及。我原想到老同学家看看,但得知他一大早就开车出去拜年了,只好作罢。当然,那条溪流仍在流淌着,水还是昔日般的晶莹,亲切得很,溪边已是梅树成林,正是花开时候,红黄白竞相绽放,飘过阵阵幽香。而董村前面的移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,这个村子比董村开阔,人口也多,一色青砖黑瓦的三层农家小楼沿公路而建,似乎比董村更为别致,风格更为多样,形成了一条不长

但热闹街道,与街道相接的还有一条条小巷,干净整洁。街道上横空拉起了一道三角旗,家家则挂起串串红灯笼,节日气氛相当浓郁。不长的街道上,门面都开着,姑娘和小伙子们在门前有说有笑,脸上洋溢着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幸福和光彩。而我记得这个村子过去相当贫穷,无法与董村相比。移村前面是素有名气的稽村,原先的大队部所在地,现在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。我去年特地去看,建设的就是一个精致的小镇,休闲小广场、小公园、小学校和图书馆等应有尽有,一条溪流从村中曲折绕过,留下一栋栋小楼,一处处别致的小景,农村建房现在要求也高了,再也不是简单的满足居住需要,而是也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,渐渐地融入了文化与城市的元素,其情景应该远远超过昔日的茶花岭,每年到此参观的人络绎不绝。“变了,完全变了!”我入神般地喃喃自语。这条通向茶花岭的山沟,正在发生恒古未有的惊人变化,曾经的偏僻和贫穷已被通畅和富庶所代替。茶花岭神奇般的消失了,但茶花岭下的山沟却是活生生的繁荣和兴盛,勾勒了一幅满是生机与繁荣的图景,这可能是茶花岭的始建者们未想到的。

“走吧,我们这一趟来得很值!”我满脸兴奋,带着说不出的愉悦和满足,与朋友快步朝岭下走去。朋友倒是一脸疑惑,不时看看我,几次欲问又止。他肯定不知道我在想什么,我也不想现在就告诉他。我们一路走的很快,因我知道,山下那一片明媚的春日阳光,正在热切地等待着我们。

·季节·

□戴希

赢
往往是愉快的
但也有
泪落心头
输
无疑是痛苦的
但也会
花开无声

人间最美四月天
虽然我的眼里有
风风雨雨
因为牵上了一双手
荆棘丛生 走在路上
亦温暖如春

·小说·

徐俊去哪儿

□段联保

每当天气反常,徐俊腿上枪伤就会发作。这,又痛得住院了。

爱人李敏来送饭,没见徐俊,以为他在卫生间。好大一会,没听到动静,她不安地推开门,里面却没人。

她拨通徐俊电话,手机在枕边响。问询护士,白衣天使也不知道,说徐俊上午没打吊针,她们也在找。

到饭点也不回来吃饭,这个上午他去哪儿了?离开护士,李敏想起楼下有个病人活动中心,便迈步向那里去。

这几天,徐俊好像有心思,食欲下降,睡眠不好。没准他就在那里转悠。扑了个空,李敏把电话打到他单位。

清明节放假。值班的说徐俊来过办公室,不过,叫上刘芳就走了。他的脸色不好看,没人敢跟他说。

李敏心里一惊。这个刘芳她见过。徐俊秘书,人长得漂亮,办事还高效。他俩会去哪儿?清江乐府,都市话吧……这么一想,她就急切地与刘芳通上了话。

刘芳说:“徐局长让我买个花篮,然后他就提着花篮一个人走了。”

李敏正要挂电话,刘芳又说:“徐局长看上去像丢了魂。他的眼睛红红的。他的病……”

“好一阵坏一阵,总也好不彻底。”李敏心里石头落了地,话也说得顺畅了,“这么多年他就是这么过来的。”

回到病房,揭开提锅,饭菜已没有多少温度,李敏又担心起徐俊来。昨夜他还在喊痛。拖着腿伤的他,能去哪儿?

门响,徐俊归来。李敏张口就问:“哪儿去了,腿不痛啦?”

徐俊说:“想起他们,我的腿伤立即好了一大半,痛也不痛了!”

李敏一脸茫然。徐俊说:“我去烈士陵园了。去看看那些地下的战友……”



□赵前华 作品

·美文庭院·

我的三月

□刘刚

今年的三月,生机勃勃,阳光明媚,春暖花开,一派欣欣向荣的好春光。可是对我个人而言,是个不幸的三月。我平常喜爱读书呀,写点什么呀,这些兴致突然一扫而光。追其罪魁祸首——腿疼。

在腿疼期间,捧着保温杯,时而室内走动,促使血液循环;时而独坐窗前,观赏窗外远景。倏忽地,一座形如大肉包的山闯入眼帘,青黛苍翠,柔美曲线,清新的风姿呈现在眼前,久久痴望,对这山形山貌越看越爱看,越看越觉眼熟。

我所在的地方叫幸福城小区。从宁国市方塘乡移居这里仅两年,对这山形山貌怎么会眼熟呢?仔细翻阅回忆,啊,突然想起来了。这山形山貌同方塘乡上坦村与采坑村的间隔之山简直是一模一样。

多么熟悉的山啊!我童年时代经常攀登此山。春

天结伴上山采摘各种颜色杜鹃花,夏天随妈妈上山打猪草,秋天择友上山喜摘猕猴桃、山楂等野果子,冬天常常带弟弟上山在树林里拾引火柴。那时,我登上山岗东面,山的北麓是历史悠久的上坦村,是育我之村;山的南麓距采坑村不足一华里处,有个村名叫前隆自然村,是生我之村。

触景生情,托物寄情。情是真诚的,来不得半点虚假;情是圣洁的,不容任何人玷污;情也是无形的,平时肉眼看不到。可是一旦在某一事物上表达出来的时候,却有着意想不到的强大力量。这就是情,一种千金难买的无价之宝。

每当双腿疼痛难忍之时,捧着保温杯,独坐窗前,观赏着窗外的远山,对这山越看越心旷神怡,越看越觉得双腿疼痛减轻了许多。

周而复始,如此度过了2019年的三月。